

清代关外陵寝·城阙系列

李凤民 陆海英 编著

沈阳福陵



●东北大学出版社●

后 记

《沈阳福陵》的顺利付梓得到了沈阳市东陵区政府副区长刘忠同志、区政协主席李恩昌同志、沈阳公园处主任刘卫东同志、沈阳东陵公园主任李景绵同志以及沈阳辉山风景管委会、沈阳植物园、沈阳怪坡管委会等单位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著名摄影家林京先生专程为本书摄制图片，责任编辑刘振军先生为本书颇费辛劳，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敬谢。

限于水平，书中舛错一定不少，请读者即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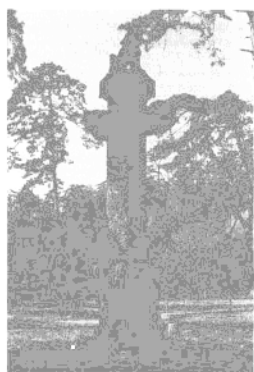
编著者

1995年11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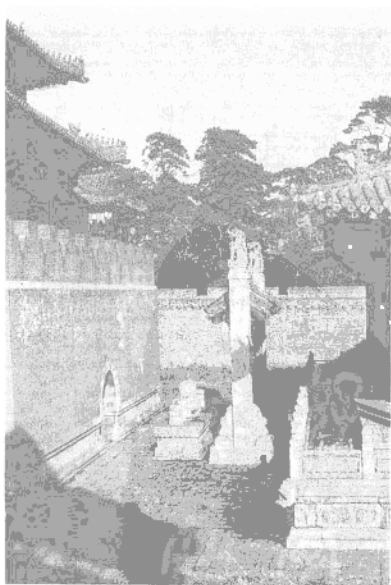
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一百单八蹬



华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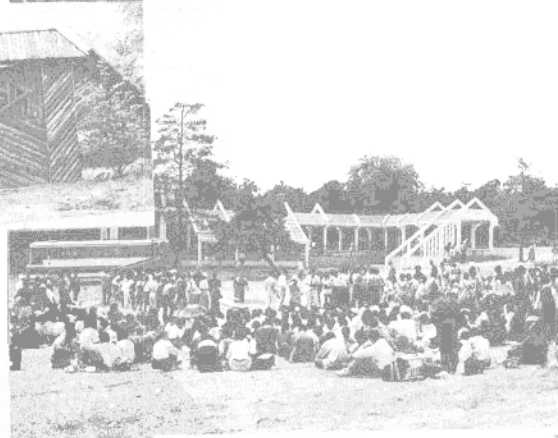
工柱门和石祭台



隆恩门



沈阳植物园景观



沈阳植物园景观

序一

福陵——“关外三陵”之一，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境内，俗称东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纳拉氏的陵墓。

福陵，前临浑河，后依天柱山，苍松翠柏，交相辉映，神马义犬，侍立两旁，金瓦红墙，高贵典雅，青阶石道，幽远凝重，一百零八磴，取意于凌驾三十六天罡，七十二煞星之上，则显示出努尔哈赤独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帝王随百草已没，福陵作为融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优良传统和满族独特建筑风格为一体，集历代陵墓建筑之大成，永留人间。

今天，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和煦春风中，福陵焕发了青春。它以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精湛的建筑工程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成为东陵旅游观光的重要景点，正为市、区的对外开放作出积极贡献。

李凤民、陆海英两位同志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史学知识撰写的《沈阳福陵》一书，通过详细准确的史料，介绍了福陵，这不仅对进一步了解福陵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福陵的史学研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谨序。

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序二

沈阳东陵公园和沈阳北陵公园是两处寓现代园林和古代陵墓于一体的特殊园囿。

福陵、昭陵是清朝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陵寝。以建筑宏伟，保存完整，历史内涵丰富而饮誉海内外。现今，东陵公园和北陵公园之所以在规模、知名度以及游人数量等方面占据优势，与这里独特的人文条件和自然条件分不开。

然而，多年来一直缺乏全面介绍这两处陵寝历史、掌故方面的书籍。这一点不仅广大参观众感到不满足，就是我们这些园林管理者也感到是一个重要缺憾。正因为如此，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李凤民、陆海英二同志撰写的《沈阳福陵》、《沈阳昭陵》，弥补了这个空白。

现今，沈阳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正阔步迈向新世纪。园林及旅游事业的发展必将促进沈阳的改革和开放。《沈阳福陵》《沈阳昭陵》的推出是对我市园林及旅游事业的贡献。

沈阳市公园处主任 刘卫东
沈阳市东陵公园主任 李景绵

目 录

序一	刘 忠
序二	刘卫东、李景绵
一、福陵大端	(1)
二、建筑掌故	(6)
青、红、白界桩	(6)
石下马坊	(8)
下马碑	(9)
大红门	(11)
神 道	(12)
石象生	(12)
华 表	(13)
一百单八磴	(15)
神 桥	(16)
大碑楼与神功圣德碑	(16)
方 城	(21)
隆恩殿	(22)
东配殿	(23)
西配殿	(24)
焚帛亭	(25)
二柱门与石祭台	(25)
大明楼	(26)
月牙城	(27)
宝城、宝顶、地宫	(28)
涤品井与冰窖	(30)

津 墙	(31)
陵 松	(31)
三、陵主小传	(34)
太祖努尔哈赤	(34)
皇后叶赫纳拉氏	(37)
大妃乌喇纳拉氏	(39)
四、寿康妃园寝	(44)
五、陪葬墓	(49)
辅国公塔拜墓	(49)
镇国公汤古岱墓	(51)
皇姑坟	(53)
直义公费英东墓	(54)
弘毅公额亦都墓	(57)
六、福陵修建	(62)
七、河 工	(67)
八、福陵管理	(72)
九、外戚“三户赵”与“福陵觉尔察氏”	(82)
十、“千丁人夫”与“食辛者库人”	(91)
十一、福陵祭祀	(98)
十二、皇帝“东巡”恭祭福陵	(116)
十三、福陵轶闻	(122)
关防官阿哈占纵子案	(122)
金炉失盗案	(125)
翼长福录康阿抗俄护陵	(126)
福陵八景	(128)
马官桥及其传说	(130)
“龙村”与和珅	(133)

隆恩殿大脊“宝匣”失踪之谜·····	(135)
福陵“风水”谁选定·····	(137)
乾隆严惩世臣·····	(138)
神碑幻影·····	(141)
披甲人“叩阁”·····	(143)
津墙观潮·····	(145)
多文其人·····	(146)
承德知县受惩·····	(146)
隆恩殿铜网被盗及拜三受冤·····	(148)
继妃富察氏为何被迁出陵外·····	(150)
防御胡音那及其旌表碑·····	(152)
守陵人白祥久及其记忆中的福陵·····	(154)
修陵人小传·····	(156)

附 录

(一) 福陵大事记·····	(159)
(二) 福陵诗选·····	(173)
(三) 福陵论文选:	
《清太祖、太宗入葬福陵、昭陵地宫年 代匡正》(李凤民、陆海英)	(180)
《福陵葬有那些后妃》(李凤民)·····	(187)
《福陵“命妇”》(陆海英)·····	(191)

沈阳东部风景区简介

沈阳植物园·····	(194)
沈阳辉山风景区·····	(196)
沈阳怪坡风景区·····	(199)

后 记

一、福陵大端

福陵（满语称“瑚图灵阿蒙安”）位于沈阳城东二十里天柱山，俗称“东陵”，是大清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及孝慈高皇后的“万年吉地”，其与沈阳昭陵、新宾永陵合称“关外三陵”、“盛京三陵”。

福陵创建于天聪三年（1629年），已历三百六十余年，初称“太祖陵”、“先汗陵”。崇德元年（1636）大清建国，定陵号为“福陵”。《韩非子》曰“全寿富贵谓福”，取“福气”、“运气”之意。寓意大清江山福运长久。陵山曰天柱，顺治八年（1651）封。此山原名“石嘴头山”（一说是渤海国挹娄之“东牟山”）。“天柱山”一名典出《史记》。据载，“天柱”是神话中顶天立地的巨柱，有人名“共工氏”者，他力大无比，“共工怒触石周山，天柱折，地维缺”。《神异经》则说，“天柱”在昆仑，昆仑山有铜柱，高入云三千丈，周围如削。《初学记》称此山曰“天柱山”。以“天柱”为陵山命名，寓意福陵有如擎天大柱，支撑着大清江山。

福陵背靠辉山、兴隆岭，前临浑河。辉山是沈阳地区最高的山峰，海拔265.8米，属长白山系余脉。兴隆岭在辉山之前，成东北、西南走向，山脉止于福陵之北。浑河古称沈水，发源于吉林纳林窝集，经清原、新宾、抚顺而至，从福陵前至沈阳城，蜿蜒南流，在辽阳与太子河汇流，至海城牛

庄三汊河入海。按古代堪輿家选择陵址“风水”要“前有沼（河），后有靠”的标准，福陵完全相符。而且，“山形迤邐”，“乔林郁葱”，“众山俯伏”，“百水回环”，堪称是一处上好的风水“佳域”。

福陵占地二千九百六十丈，方圆二十里。（《奉天通志》称二十五里；《南满旅行日记》称六十里）。陵区东起兴隆辅（今东陵区高坎乡兴隆堡村），西至毛君屯（今大东区二台子街道所属），南起三家子（今属东陵区汪家乡），北至长岭子（今属东陵区英达乡）。界址四至从前各有界牌（木制牌坊），界址内由外向里依次有青、白、红三色界桩环列，陵前三面还有“栅木”（挡众木）一千五百一十四架。这些既是陵界标志，也是安全防护设施。

福陵建筑布局因山势形成前低后高之势，南北狭长，从南向北可划分为三部分。

大红门外区：

此区从大红门往南至浑河北岸。浑河北岸原建有“圆唇”、“津墙”、“引河”等防洪设施，具有防止浑河水浸入以及疏导陵区雨水的双重作用。由此向北，东西设有下马碑四座，靠近大红门附近，设有石下马牌坊二座，华表二座，石狮一对。早年此处还有“红楼”一座，今已不存。石下马牌坊前有一条东西通道，是行人东西往来的道路。

神道区：

此区南起大红门，北至方城。大红门三间，中间往北有石铺甬路（即“神道”），其两侧分别设有擎天柱、石象生、华表，再向北有神桥、一百单八磴等建筑。由此处拾级而上，便是神功圣德碑碑亭。碑亭两侧东有“茶膳房”、“果房”，西有“涤品房”、“省牲亭”、“齐班房”，均为三间，分别是制做祭

品、贮藏祭品以及官员候祭之所在。

方城、宝城区：

此区南起隆恩门，北至宝城，包括“隆恩殿”、“东西配殿”、“焚帛亭”、“二柱门”、“石祭台”、“明楼”、“月牙城”、“宝城”等建筑，森严的方城将这一建筑群围在中央，俨然如一座城堡。福陵的“心脏”——地宫便建在宝城之下，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及孝慈高皇后即长眠于此。

陵寝主体建筑周围建有风水红墙，使福陵构成了内城与外廓的格局。古代都城有“内城”、“外廓”之分，便于层层设防保护城池安全。福陵即是按都城之制而建。

此外，陵寝周围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松，它们枝繁叶茂，苍劲挺拔，以其常青的绿色将福陵装点成一片“翠海”。从远处望去，金瓦红墙的建筑变成了这片绿浪中的几座“岛屿”，颇为壮观。这些古松也构成了福陵又一特色景观。

在陵寝西北约三里许的后陵堡附近，有“寿康妃园寝”一座，内葬寿康太妃、安布福晋、绰奇德和母等人。她们皆为太祖妃；陵北公家村及满堂村等处还有太祖之子塔拜、汤古岱以及“皇姑”等宗室陪葬墓；陵西山里红屯、二台子等处有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功臣陪葬墓。这些也是构成福陵总体的一部分。

有清一代，福陵由总管衙门和关防衙门负责管理。总管衙门主管防守，关防御门主管祭祀和修缮。此外，有“三户赵”、“福陵觉尔察氏”等皇亲国戚及忠义之臣的后人世代当差守陵，关防衙门掌管下的“千丁人夫”、“食辛者库人”为陵寝修缮和祭祀服务。

福陵每年大祭、小祭三十多次，大祭在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举行，小祭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另在“忌辰”（皇

帝、皇后驾崩日）也要举行大祭。凡遇国家庆典也要在此行“告祭”礼，新官到任或途径盛京的官员也要到此行礼。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曾至福陵行展谒礼和大飨礼。清朝亡国之后，溥仪小朝廷时期仍不时祭祀，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曾亲至福陵告祭。

福陵层楼朱壁，金瓦生辉，建筑宏伟，气势威严，川紫山拱，万松参天，幽静肃穆，古色苍然，其独特的人文景观早已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垂青。康熙时期，大学士高士奇随驾至盛京，在《扈从东巡日记》中描述福陵景物说，天柱“山形迤邐，初不甚高，入大红门，地忽弘敞，山势峻拔，磴道层折，深邃高耸，出窞莫测，玉衣石马，赫若神灵，佳气乔林，郁葱五色，自殿外望之，则百水回环，众山俯伏，群趋争赴，拱会朝宗。”清朝末年有自号“锦云馆主”者将福陵名胜概括为“八景”，即“龙滩垂钓”、“引水归帆”、“宝鼎凝晖”、“天桥挂瀑”、“泉沟采药”、“柳甸闻莺”、“明楼过雨”、“西山晴雪”（《奉天通志》卷96）。有些景观又被列入盛京名胜，如《盛京八景》中的“天柱排青”，《陪都十六景》中的“天柱衡云”等等。

清朝末年，日俄列强入侵，使福陵备受摧残，大量珍贵祭器丢失，大批古松被砍伐，特别是寿康妃园寝被炮火夷为废墟。清朝亡国之后，溥仪小朝廷在盛京设立“三陵守护衙门”，1925年三陵守护衙门撤销，福陵归奉天省署直接管辖，省署在此设监视员一人执行管理职责。1929年，当局辟福陵为东陵公园，划归奉天市政公所管理，市政公所在此设置“东陵公园管理员”，由监视员一人兼任。伪满洲国统治时期，福陵归奉天陵庙承办事务处接管，承办事务处派有司祭员兼看守员一人，使役十余人，1938年，在此任司祭员兼看守员

者名叫熊伦。

沈阳解放前，福陵因连年战乱，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疏于管理，以致陵园荒芜，建筑倒坍，断瓦残垣比比皆是。解放后，同许多文物古迹一样，福陵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和保护。1963年，福陵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间，国家多次拨款维修，仅1978年一次，便拨款二百六十万，进行了历时五年的维修，重修了神道、神桥、一百单八磴，修复了倒塌的城墙一百余米，翻修了四角角楼、隆恩殿、东西配殿、配楼，重修了被雷火击毁已十余年的大明楼，更换了全部建筑的琉璃瓦件，对所有建筑重新油饰、彩画，力图恢复福陵历史本来面目。

如今，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利用福陵四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开发该处旅游资源，有关部门在陵区附近新建筹建了一批景区、景点，如，“沈阳植物园”、“龙滩垂钓”、“森林浴场”、“杏林春晓”、“芳草云天”、“龙尾观溪”、“御泉”、“妃子松”、“神龟”、“民俗风光园”、“旅游度假村”等等，有些已向观众开放。今天的福陵已成为一座具有历史文物、园林风光、旅游度假等多种功能的观光游览中心，以其令人惊叹的建筑艺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秀美的园林山色吸引着众多的观光客。每年至此参观者达七、八十万。昔日的帝王陵寝，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面目迎接着八方来客，若老汗王地下有知，也定会感慨万千吧！

二、建筑掌故

青红白界桩

福陵陵区东起兴隆铺（今东陵区高坎乡附近），西至毛君屯（今大东区毛君屯街道），南起三家子（今东陵区汪家乡所属），北至长岭（今东陵区英达乡所属），长宽各不少于二十里。在这个范围之内设有三层木桩，史称“界桩”。每层木桩用不同颜色，最外一层是青色，中间一层是白色，里边一层是红色。红桩距离陵寝一华里，白桩距红桩十丈到二十丈，青桩距白桩十华里。青桩共四十根（一说三十六根），白桩二百六十一根，红桩二百七十一根。这些界桩每根高一丈，直径一尺，顶端有圆形望柱头。界桩之上悬挂有木牌，上面写道：军民人等不得取土、取石、砍伐、采摘，违者论罪；陵区禁地，风水攸关，设立界桩禁止采樵、耕种等字样。清朝法律对皇陵山区的保护也有明令规定：“红桩以内寸草为重，白桩以内，禁止樵采，青桩以内禁止烧造”。凡擅自进入皇陵者“杖一百”，如果是守陵官兵有意将其放入，守陵官兵也要受到同等的刑罚。凡进入陵区牧放牲畜，要“杖八十”；进入陵区打猎者除受杖刑之外，还要被带上沉重的木枷，枷号两个月，或者发配到边远地区做苦力。至于盗砍陵树，入陵采集人参者惩处尤重，为首者要处极刑，其它从犯也要发配远地。

福陵总管衙门在白桩之外设有“堆房”（又叫“堆子”）供八旗官兵驻守，守陵马甲日夜各按八旗左翼右翼巡逻守护，发现不轨之人即行严拿，送交盛京刑部治罪。

清政府于顺治十三年（1723年）确立福陵陵区保护范围：雍正元年（1723年）设红桩二百六十一根（也有人说顺治时期设立红桩）。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皇帝弘历驾临盛京祭祖，钦派兵部尚书福隆安前往福陵、昭陵外围查看，发现陵区周围有的成为坟地，有的被开垦耕种，有的盖起房屋，甚至聚成村落。福隆安将他所见所闻如实向皇帝回奏，并且提议说，应该按照东陵（在今河北遵化）西陵（在今河北省易县）的规制，在“盛京三陵周围，就各地方，酌定里数，量设青桩一层，青桩内禁止樵牧、行走，如有违越，将该管兵弁从重治罪，应敕交该将军，会同府尹等详查立议”（《高宗实录》卷1065）。这件事得到乾隆钦准。盛京将军及奉天府尹根据皇帝圣谕，向旗、民分别发布文告，限期将陵区周围墓葬、房屋全部拆除、迁走，限期一过一律予以平毁；所种的土地明年不许再种。从此，福陵周围二十里成为禁区。划定范围，设立青桩，挂设木牌，告示军民。

不久，为进一步加强陵区保护，又在青桩之外东、南、西、北四面要冲之处各设立界牌一座（一种木制牌坊），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在后水泉、长岭补修界牌二座，又在通衢要路添建卡伦房六间。

此外，在陵前还设有“栅木”一千五百一十四架，栅木又叫“拒马木”、“挡众木”，每架长约一丈，高约四、五尺，中间是横木，横木上钉着四道交叉成“X”的“脚”和“角”，以拦挡车马行人。

如今，这些防护标志和设施早已同清王朝一起消失了。